

鶴林玉露書

珍藏

贈

鶴林玉露卷之十六

廬陵羅大經景綸著

武林謝天瑞起龍校

玉山詞章

汪聖錫代言溫雅朱文公推許之有玉山詞章如賜
四川宣撫虞允文辭召命不允詔云惟汝一德既咨
裴度而往釐于今三年復念周公之久外賜知紹興
府史浩乞宮觀養親不允詔云尹茲東夏雖徒畫錦
之榮循彼南陔蓋便晨羞之養賜陳俊谷在相不

允詔云應事幾之糾紛大車以載閱世俗之變化直道而行民具爾瞻已公論之胥慶帝賚予錫豈寵章之敢私賜虞允文辭右相不允詔云以夢營求孰若驗事功之已試以言悟合孰若察志節之所安賜大將成閔復節鉞詔云不以一青掩大德既當念功安得壯士守四方豈若求舊除郭鎮節度使制云不顯奕世尚繼汾陽之休無競維人孰云非國之老皆可喜也

作文遲速

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筆立成杜子美改罷長吟一字不苟二公蓋亦互相譏嘲太白贈子美云借問因何太瘦生只為從前作詩苦苦之一辭譏其困瑯鐫也子美寄太白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細之一辭譏其欠縝密也昌黎誌孟東野云矧目鉢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插擢胃腎言其得之艱難贈崔立之云朝為百賦猶鬱怒暮作千詩轉道緊搖毫擲簡自不供頃刻青紅浮海蜃言其得之容易余謂文章要在理意深長辭語明粹足以傳在覺後豈但誇多闕速

於一時哉山谷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
遊世傳無已每有詩興擁被卧牀呻吟累日乃能成
章少遊則杯觴流行篇詠錯出略不經意然少遊特
流連光景之辭而無已意高詞古直欲追蹤騷雅正
自不可同年語也

象郡送行詩

吾郡胡季昭寶慶初元為大理評事應詔上書言濟
邨事竄象郡建人翁定送行詩云應詔書聞便遠行
廬陵不獨詫邦衡寸心只恐孤天地百口何期累弟

兄在態浮雲多變換公朝初日盍清明危言在國為
元氣君子從來豈願名盱江杜來詩云廬陵一小郡
百歲兩胡公論事雖小異處心應略同有書莫焚檣
無恨豈傷弓病愧不遠別寫詩霜月中太學生胡炎
詩云一封朝奏大明宮嗔起廬陵古直風言路從來
天樣濶蠻荒誰使徑旁通朝中競送長沙傳嶺表爭
迎小澹翁學館諸生空飽飯臨分憂國意何窮先君
竹谷老人詩云好讀牀頭易一篇盈虛消息總天然
崢嶸齒頰皆冰雪肯怕炎方有瘴煙頗寄書回洗我

愁莫言無鴈到南州長相思外加餐飯許取承君舊
話頭季昭之兄子建弟國賓皆博學能文瑰竒負氣
兄弟友爱景隆不蓄私財有無盡費於朋友得罪之
日囊無一錢子建挈家歸賣文以活國賓奮然徒步
從其兄於貶所國賓先沒季昭繼之端平更化詔許
歸葬贈朝奉郎官其一子洪舜俞草贈官制詞云朕
訪落伊始首下詔求謙直蓋與諫鼓謗木同意以直
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爾風裁峭潔志槩
激壯絲尉廷平上書公車言人之所難言方嘉貫日

之忠已墮偃月之計開塗胥口訪事瀧頭曾無幾微
見于顏面何氣節之烈也仁祖能全介於遠謫之餘
孝祖能拔銓於投荒之後撫今懷往魂不可招潦霧
墮焉悲悔何及陟階員外仍官厥子用旌折檻之直
且識投杼之過爾雖死可不朽矣

廉賈

史殖貨傳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貪賈所得宜多
而反少廉賈所得宜少而反多何也廉賈知取子貪
賈知取而不知予也夫以予為取則其獲利也大富

商豪賈若惡敗夫敗婦之分其利而斬斬自守則亦無大利之獲矣巨賈呂不韋見秦子異人質於趙曰此奇貨可居遂不吝千金為之經營於秦異人卒有秦國而不韋為相此其事固不足道而其以予為取則亦商賈之權也漢高帝捐四萬斤金與陳平不問其出入裂地數千里封韓彭無愛惜心遂能滅項氏有天下劉晏造船合費五百緡者給千緡使吏胥工匠皆有贏餘是皆得廉賈之術者也東坡曰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

容南遷客

高登字彥先漳浦名儒志節高亮少遊太學值靖康之亂與陳東上書陳六賊之罪且言金虜不可和狀紹興間對策鯁直有司擬降文學高宗不可調靖江府古縣令時秦檜當國檜父嘗宰是邑胡舜陟欲立祠逢迎彥先毅然不從舜陟欲以危法中之逮繫訊掠迄無罪狀可指校文潮陽出則將焉用彼相賦直言不聞深可畏論策問水災檜聞之大怒謂其陰附趙鼎削籍流容州死焉檜沒諸賢遭誣陷者皆昭雪

彥先以遠人下士無為言者乾道間梁克家始為之
請傅伯壽朱文公守漳又連為之請皆格不下會為
容法曹掾容士猶能言其風敵傳其文墨偶攝校官
遂為立祠於學宮同時有吳元美者三山文士作夏
二子賦譏切秦檜其家立潛光亭商隱堂其怨家摘
以告檜曰亭號潛光盖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本無
意于事秦李謂秦發也亦削籍流容州死焉因并祠
之彥先有修學門庭傳於世元美有遊句漏洞天記
載容州志

宰相罷

陳應求嘗告孝宗曰近時宰相罷去則所用之人不
問賢否一切屏棄此鈞黨之漸非國家之福趙溫叔
為相多引蜀士及罷相有為飛語以撼蜀士者王季
海言一宰相去所用者皆去此唐季黨禍之胎也豈
聖在所宜有哉蜀士乃安二公之論善矣然此為平
時宰相善罷者言也若權姦之去則正當洗腸滌胃
若借溫太真之事為小人開一線之路借范堯夫之
言為君子憂後來之禍則失之矣

紫敗素

戰國策蘇代曰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言外美而中腐如以敗素染紫也與蠟鞭之說正相似

王梅溪

王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於十數字之間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為喜特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為先孝友之意皆在焉為御史首彈史丞相浩

乞專用張浚上為出浩帥紹興龜齡又上疏言舜去四凶未聞使之為十二牧與胡邦衡並為左右史相得最惟奏補先弟而後子嘗賦不欺詩云室明室暗兩奚疑方寸常存不可欺莫問天高鬼神惡要須先畏自家知其自吏部侍郎出帥夔門也有臨安錄事參軍祝懷抗疏銀臺謂十朋忠義寒謬借令不容於朝亦合置之近藩緩急呼來無倉卒乏使之憂今遣往萬里外非計之得也雖不報時論躓之

太子參決

孝宗之末詔皇太子參決庶務楊誠齋時為宮僚上書太子曰民無二主國無二君今陛下在上又置參決是國有二君也自古未有國貳而不危者蓋國有貳則天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立彼此之黨立則讒間之言啓讒間之言啓則父子之隙開開者不可復合隙者不可復全昔趙武靈王命其子何聽朝而從傍觀之魏太武命其子晃監國而自將于外間隙一開四父子皆及於禍唐太子使太子承乾監國旋以罪廢國朝天情亦嘗行之若非慈

準王曾幾生大變蓋君父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不幸之事非令典也當時諸公皆甚其言至紹興甲寅始服其先見

斬檜書

胡澹庵上書乞斬秦檜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蓋足以破其陰遣檜歸之謀也乾道初虜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張魏公曰秦太師專柄十二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

簡齋詩

自陳黃之後詩人無逾陳簡齋其詩繇簡古而發穠
纖遭值靖康之亂崎嶇流落感時恨別頗有一飯不
忘君之意如涼風又落南宮木老鴈孤鳴壯漢州乾
坤萬事集雙鬢臣子一謫今五年天翻地覆傷春色
齒豁頭童祝聖時近得會稽消息不稍傳荆渚路岐
寬東南鬼火成何事終藉胡鋒作爭臣龍沙此日西
風冷誰折黃花壽兩宮皆可味也

伯夷傳赤壁賦

太史公伯夷傳蘇東坡赤壁賦文章絕唱也其機軸

畧同伯夷傳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設問謂夫子
稱其不怨而來薇之詩猶若未免怨何也蓋天道無
親常與善人而達觀古今操行不軌者多富樂公正
發憤者每遇禍是以不免於怨也雖然富貴何足求
節操為可尚其重在此其輕在彼况君子疾沒世而
名不稱伯夷顏子得夫子而名益彰則所得亦已多
矣又何怨之有赤壁賦因客吹簫而有怨慕之聲以
此漫問謂舉酒相屬凌萬頃之茫然可謂至樂而簫
聲乃若哀怨何也蓋此乃周郎破曹公之地以曹公

之雄豪亦終歸於安在况吾與子寄蜉蝣於天地哀
吾生之須臾宜其託遺響而悲也雖然自其變者而
觀之雖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
與我皆無盡也又何必羨長江而哀吾生哉矧江風
山月用之無盡此天下之至樂於是洗盞更酌而向
之感慨風休冰釋矣東坡步驟太史公者也

留後門

紹興壬子冬劉豫入寇趙元鎮當國請高宗親征行
次姑蘇喻子才謂元鎮曰相公此舉有萬全之策乎

亦賭彩一擲也元鎮曰利鈍亦安能必事成則幸不
成則死之爾子才曰今若直前萬一蹉跌退將安託
要須留後門則庶幾進退有據元鎮曰誠有之則甚
善計將安出子才曰張樞密任福唐若除閩浙江淮
宣撫使則命到之日便有官府軍旅錢穀彼之來路
即我之後門也元鎮大以為然於是魏公復用余謂
鑿輅親征事大體重固宜進退有據若論兵法則置
之死地生矣項羽救趙既渡沉船破甌持三日糧示
士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

十銘

光宗即位謝良齋爲文昌進十銘云業成而難其敗
或易兢兢保之常恐失墜道甚簡易在尊所聞帝王
之學匪藝匪文畏天之威主德爲最水旱雷風天之
仁愛存心公正治之所起毫釐之私惠及千里妄賞
不勸妄罰不畏賞罰大權以妄爲忌貪吏虐民戒石
莫聽獎廉以激捷於號令民之疾苦幽遠難知日問
日詢猶恐或遺財在天下理之以義未聞刻斂其罪
在吏亂之所生非止夷狄姦回諛說尤害于國自治

十全乃可理外重乃馭輕輕動爲戒辭簡理明時人
以比李衛公丹宸箴又作勸農詩云莫入州衙與縣
衙勸君動理舊生涯池塘多放聊添稅田地深耕足
養家教子教孫須教義栽桑栽柘勝栽花閑非閑是
都休管渴飲清泉困飲茶又曰仕宦之人南州北縣
商賈之人天涯海岸爭如農夫六親對面夏絹新衣
秋米白飯鸛鴨成群猪羊滿圈官稅早輸逍遙散誕
似此之人直錢千萬詞旨平易足以諭俗然其言農
夫之樂想乾淳間有之今則甚於聶夷中之詩矣寧

復有此氣象哉

詩用字

作詩要健字撐拄要活字幹旋如紅入桃花嫩青歸
柳葉新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入與歸字貧與老
字乃撐拄也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名豈文章著
官應老病休何與且字豈與應字乃幹旋也撐拄如
屋之有柱幹旋如車之有軸文亦然詩以字文以句

讀易亭

魏鶴山詩云遠鐘入枕報新晴衾鐵衣稜夢不成起

傍梅花讀周易一窻明月四簷聲後貶渠陽於古梅
下立讀易亭作詩云向來未識梅生時繞谿問訊巡
簷索絕憐玉雪倚橫參又愛清黃弄煙日中年易裡
逢梅生便向根心見華實候蟲奮地樵李妍野火燒
原葭莢出方從陽壯爭出門直待陰窮排闥入隨時
作計何太癡爭似此君藏用密推究精微前此詠梅
者未之及

漂母

韓信未遇時識之者惟蕭何及淮陰漂母爾何之英

傑固足以識信漂母一市媪乃亦識之異哉故嘗謂
子房狙擊祖龍意氣過於輕銳故圮上老人抑之韓
信俛出亦矜意氣隣於消沮故淮陰漂母揚之一翁
一媪皆異人也唐子西作淮陰賢母墓銘曰項王喑
鳴范增謀謨信來不呼信去不追坐眎信逋反噬其
軀匹婦區區而知信乎吁

猴馬

唐明皇時教坊舞馬百匹天寶之亂流落人間魏博
田承嗣得之初不識也嘗燕賓僚酒行樂作馬忽起

舞承嗣以為妖殺之昭宗養一猴衣以俳優服謂之
猴部頭朱溫既篡引至坐側猴忽號擲自裂其衣溫
叱令殺之嗚呼明皇之馬有愧於昭宗之猴矣

經界

朱文公守漳將行經界王子合疑其擾公荅書曰經
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但以為不若此則貧民受
害無有了時故忍而為之庶幾一勞永逸耳若一一
顧恤必待人人情願而後行之則無時可行矣紹興
間正施行時人人嗟怨如在湯火中但訖事後田稅

均齊田里安靜公私皆享其利凡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少時見所在所立土封皆為人題作李椿年墓豈不知人之常情惡勞喜逸願以為利害之實有不得而避者耳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當時亦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然耳子合議漢事甚熟曾看高祖初定天下蕭何大治宮室又從婁敬策徙齊楚大姓十數萬于長安不知當時是幾箇土封底工夫不聞天下之不安

何也文公此論可謂明確蓋自商鞅有成大事者不知於衆之說卒以滅宗故後之為政者每畏拂人情不知人情固不可拂亦不可徇唯當論理之是非事之可否爾商之遷亳周之遷洛何嘗不拂人情及其事久論定然後知拂之者乃所以愛之也司馬相如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亦見得此理東坡嘉祐間作思治論曰所謂從衆者非徒衆

多之口從其不言而同然者耳其說最好然厥後荆
公行新法公上書爭之乃曰為國者未論行事之是非
先觀衆心之向背其說却有病天下豈有悖理傷
道之事可以衆心之所向而姑為之乎宜其不足以
服荆公而指為戰國縱橫之學也

南軒諫虞丞相

南軒質責虞丞相并甫不當用張說至以京黼面斥
并甫曰先丞相平生亦有隱忍就功名處何相非之
深也南軒曰先公固有隱忍處何嘗用此等小人并

甫拱手曰某服矣語錄中載諫并甫事無此數語南
軒親與誠齋言之

朱文公論詩

胡澹庵上章薦詩人十人朱文公與馬文公不樂誓
不復作詩迄不能不作也嘗同張宣公遊南嶽唱酬
至百餘篇忽瞿然曰吾二人得無荒於詩乎楊宋卿
以時集求品題公答之曰詩者志之所之豈有工拙
哉亦觀其志之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
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

之至于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詞之善否今
以魏晉以來諸賢之作者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
而况于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
有工拙之論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又曰古今
之詩凡三變蓋自書傳所載虞夏以來及漢魏自為
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沈
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然自唐初以
前其為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
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

人之風矣故嘗妄歆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
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為
一編而附于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為詩之根本準則
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于古者各為一編以為
之羽翼輿衛且以李杜言之如李之古風五十首杜
之秦蜀紀行遣興出塞潼關石壕夏日夏夜諸篇律
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
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
其接于吾之耳目而入于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

無一字在俗言語意態則其詩不期高遠而自高遠矣又曰來喻欬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亦須先識得古今體制雅俗向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為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只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意無足深論又曰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澹之趣無由到古人佳處又曰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峴嶻底便學

得十分好後把作什麼用公之論詩可謂本末兼該矣公嘗題廣成子像云陳光澤見此像偶記李太白詩云在道日交喪澆風變溥源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群動若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因寫以示之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脚板耶又言余平生愛王摩詰詩云漆園非傲吏自缺經在具偶寄一微官婆娑數株樹以為不可及而舉以語人領解者少觀此則公之所取槩可見矣公嘗

舉侶所作絕句示學者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蓋借物以明道也又嘗誦其詩示學者云孤燈耿寒燄照此一窻幽卧聽簷前雨浪浪殊未休曰此雖眼前語然非心源澄靜者不能道觀此則公之所作又可槩見矣

稅沙田

宋孝宗時近習梁俊彥請稅兩淮沙田以助軍餉上大喜付外施行葉子昂為相奏曰沙田者乃江濱出

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復漲於東百姓如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是未可以為常也且辛巳兵興兩淮之田租並復至今未征况沙田乎上大悟即詔罷之子昂退至中書令人逮俊彥至此責曰汝言利求進萬一淮民怨咨為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塞責俊彥皇汗免冠謝久乃釋之子昂此舉頗有申屠嘉困辱鄧通韓魏公以頭子句任守忠之遺意大率近習畏宰相則為盛在宰相畏近習則為衰在

賀和戎表

嘉定和戎湖南帥曹彥約賀表云過也更也何傷日月之明赦之宥之式彰天地之大一時傳誦吾郡羅蓬伯之辭也

鶴林玉露補卷之十七

武林謝天瑞起龍甫輯
古虞謝 偉廉甫甫校

魏照人師

漢魏照求入事郭泰供奉灑掃泰曰當精義講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此語足砭俗學

士大夫讀書

黃魯直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于胸中

對鏡覺面目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前輩皆不廢學
故道得親切如此

為學

許謙初從金履祥學祥語之曰士之為學猶五味之
在和醢醬既加則酸鹽頓異今子處此三日而猶夫
人也豈我之學無以振發子耶謙聞之惕然自勵數
年盡得其所傳之奧

仲車重德

子瞻乞一言于徐仲車曰自古皆有才獨稱周公之

才自古皆有功獨稱大禹之功以其有德以將之也
此是子瞻對症藥

張率楊五

張率年十六作賦頌二十餘首虞訥見而詆之率乃
一旦焚毀更為詩示焉托之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
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大慙楊俊之多作五言歌
詞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為陽五伴侶傳寫賣不絕俊
之遇于市言其字誤取而改之賣者曰陽五古之賢
人君何所知敢輕議論以二事觀之近世耳食之輩

大都類此

華嚴解辨

濟南監鎮宋保國出觀荆公華嚴解東坡曰華嚴有八十一卷今獨其一何也保國云公言此佛語至深妙他皆菩薩語耳東坡曰予于經藏中取佛語數句雜菩薩語中取菩薩語數句雜佛語中能識其非是乎曰不能東坡曰予嘗在岐下聞河陽猪肉甚美使人往市之使者醉猪夜逸貿他猪以償客皆大詫以為非他產所及既而事敗客皆大慚今荆公之猪未

敗耳若一念清淨牆壁瓦礫皆說無上妙法而云佛語深妙菩薩不及豈非夢中語耶

平父遠佞

王介甫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父吹笛于內公諭之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父即應曰願相公遠佞人想其吹笛之意已惡聞若輩語矣言雖近謔頗稱賞心

晦堂論無隱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

鶴林玉露補卷之十七
院晦堂因問曰聞山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
隱乎爾山谷乃服

白石辨

韋蘇州澗底東荆薪歸來煮白石讀書者謂其寓言
耳按晉書鮑靚為南陽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饑甚
取白石煮之以自濟則實有是事矣我朝有王竹泉
敕者歷城人少得道術讀書臥牛山與一僧為侶每
朝炊熟相携山頂採擷菜具使僧持先下比叩門王
乃自齋頭出為關鍵僧訝之曰吾從裏間道來耳後

舉鼎甲官翰林出督學某省一日集諸生試選見白
雲一片起頂上急馳兩騎戒疾驅十數里視雲落處
掘之得白石瑩潔如雪輦致之命饗人切細煮為腐
徧食諸生甘美非常味諸生請問何物曰此雲母也
天下固有出于耳目之所不能經者吾輩讀書格物
正不可以臆斷也

科名不足恃

韓退之子祖改金根車為金銀車貽笑于世二子縮
袞皆擢第袞為狀元退之名若山斗而不聞世有知

狀元袞者史亦關之以此知科名之不足恃也

呈身識面

韋澳兄溫與中丞高元裕友善溫請用澳為御史一日謂澳曰高公持憲綱欲與汝相面必得御史澳不答溫曰高君端士不可輕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詣元裕之門趙抃舉吳中復為監察御史抃未始識其面或問之抃曰若人恥為呈身御史今豈薦識面臺官耶使薦人者與薦于人者皆如是何至關節之行如今日哉

馮御史

嘉靖中有馮御史恩者會彗星見極論汪鉉為腹心彗并及二相臣更倣范希文百官圖例分別賢不肖而上之辭旨峭厲上恚甚馳緹騎逮之至京下詔獄苛寃比附上言大臣德政律論苑王肅敏公廷相議以公所坐特毀譽失當與三尺不盡合疏請之不聽尋以例會審而前所論汪鉉者驟遷太宰執筆故令校卒持公轉膝面之公起立太宰怒謂汝上書欲死我既下獄復為厲鬼以死我今不在我手耶公叱

曰若安能死我即重我不過磔若又安能磔我太宰
益怒謂囚何敢叱大臣公曰大臣而無君人人得誅
之何但叱為太宰乃捩公獄中事謂受人餉公笑曰
如若言不過以義橐籥耳不至如若以選人市又受
其基金而薦之開府太宰怒甚推案下欲拳公公應
之益厲王大夫好謂馮御史何絮為 祖宗不殺諫
臣百七十年矣豈因而快心破 祖宗法又謂太宰
有法在以法論御史則可以怒論御史不可太宰乃
止然猶署公情真公挺身出不顧觀者皆嘖嘖稱嘆

曰是御史始者以其膝鐵也其辨口亦鐵今者覺其
膽與骨皆鐵矣因目為四鐵御史已而 上所使詞
事者密以情聞得不論改戍雷州

三諫

徐主事學詩葉侍御經當分宜為相時相繼論劾徐
廷杖為民而欲中葉以危法會典闈試無為而治篇
大結有繼體守成之君作聰明以亂舊章之句分宜
坐以譏訕竟杖殺之時號上虞三諫穆皇帝改元遺
遺詔錄用言官徐起為南京通議葉贈光祿少卿蔭

一子余伯祖贈太僕少卿

胡侍御

無錫胡侍御史濤上書侵中貴人銜之已而言事頗及宮壺中貴人指摘有所譏切幾麗大辟輔臣宛曲解救乃削籍罷為民公跨一驢出都門一中貴沃之酒以好罽衫強被君背曰毋謂我曹無人即從君先不難也惜忘其姓名

忌才

太倉王元馭曰今之世見人之有才而忌之甚于有

仇而思以報之也况盛名之下貶損嘗過一步纔得恰可都水公深然其言

自立

李攀龍曰不朽者文不晦者心余曰不磨者行不墜者學

備官耗筆

明帝見殿中侍御史簪白筆側而立問此何官辛毗曰御史簪筆書過以紀陛下不依古法者今直備官耗筆耳

王翰阿諛

吳人王翰景泰中為御史上疏勸易儲與南城禁錮
事甚力及英廟復辟數言前二事之非攻于肅愍及
其黨與不已 英廟甚悅之時有賞賜許以大用一
日 上御文華殿便室 架歷朝章疏凡留中者具
在忽驟風飄一本宛轉 上前取而閱之則翰勸易
儲與南城禁錮也急宣翰來翰以為復有賞賜也既
至 上發前疏示之翰叩頭出血請死 上遽叱出
誅之夫翰前後事兩君阿旨取容自謂得計矣而詎

意驟風為之崇也此可為奸佞之戒

高爽荅書

高爽經途謁晉陵令劉倩之倩之了不相接俄爽代
為晉陵令倩之迎贈甚厚爽受餉荅書曰高晉陵自
荅人問所以曰劉倩之自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余
觀今縉紳中朝倨暮恭情態倏忽此語最可味

矯詐

劉仁之外示長者內多矯詐其對賓客破牀散蓆麤
飲冷漿衣服過惡每于稠人廣眾或搨一奸吏或縱

一孤貧淺陋者俱稱其美

無忿嫉於頑

韓面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眾皆怒之惟韓不顧徐曰無忿疾于頑惟頑能致人忿故也昔張忠定公為崇陽令有一錢斬吏之事此却是過當處正不能不忿疾於頑也

一日當千載

謝安石與支道書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為都盡終日戚戚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

一日當千載耳

少閒人

子瞻云元豐六年十月十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寐相與步於中庭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栢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栢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饒着退步

楊宗橋清江教英同年進士也任新鄉縣質俏直與

人氣不能下時監臨惡其不遜危勢如騎虎一日桂
古山過之宗橋以告山曰譬如對局且饒一着譬如
爭路且退一步便無事矣宗橋然之因告改校職

王繼津穆文熙

戶書王繼津與楊椒山同年椒山之劾嚴氏也以疏
草示繼津曰死矣第幼子未卜婚繼津曰即如君言
吾以弱息字君子椒山死繼津女歸楊氏嵩恨之未
及中傷而嵩敗隆慶間今兵書東泉石公星為給舍
上書有旨杖一百罷為民友人穆文熙時為部郎即

解官調護之歸議者以王公比范式之不負張邵穆
公比左伯樅之急難羊角云

魏吏部高風

南京吏部尚書魏公驥景泰初至京師請致仕閣學
陳循公考試所取士也來見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
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公不悅謂人曰渠
將朝廷事為一已事安得善終竟致仕去循後以天
順改元謫戍噫公之識遠矣公家居時嘗遊西湖策
蹇堤上遇錢塘簿呵之下公曰蕭山魏驥簿叱從者

曰官他蕭山會稽顧不當避官府邪及見公簿惶愧
謝公慰之而去今建祠于蕭山之西門外欽仰其高
風云

玄武湖

玄武湖是金陵槩處一日諸閣老待漏朝堂語及林
泉之事馮謐曰玄宗賜賀監鏡湖信為勝事余非敢
望此但賜后湖亦足暢平生也徐鉉荅曰主上尊賢
待士常若不及豈惜一湖所乏者知章耳馮有慚色

萊大人

常熟歸孝子鉞少喪母父更娶太倉娘太倉娘有子
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太倉娘輒索大杖與之曰
徒手傷汝手也家貧食不贍每竈突烟舉太倉娘輒
譏譏數孝子不置父大怒逐孝子出出而飽食其子
孝子因是屢困頓在外比返母又言曰有子不歸家
在外為盜行耳又復杖方孝子依依在外欲入不敢
俯首竊淚隣里莫不憐也父卒太倉娘獨與其子居
孝子因販鹽市中而時時私顧其弟問母飲食正德
庚午大饑太倉娘不能自活孝子因往涕泣迎母母

內慙終感孝子忱懇從之孝子凡得食必先母與弟
諸與孝子遊者皆曰吾未嘗見孝子言其母若何惟
見其事後母至孝若此也孝子少饑面黃而體瘠人
因呼為菜大人焉余觀太倉娘鼓煽虐毒情狀可涕
也而孝子乃能如是置之聖門當不讓閔子矣

貴可使賤

馬文淵有言凡人既貴當使可復賤今之仕者一日
去其官即愁阻喪志如魚失水喁喁然死耶所謂不
可復賤者耶

何灤直亮

何灤字景川官主客司主事督會同館是時大司馬
王瓊與都御史彭澤有隙澤經略哈密以金幣與土
魯番贖城印未幾土魯番復據哈密犯肅州瓊遂劾
澤擅命納幣啓釁欲殺之并逮都御史李昆副使陳
九疇澤剛毅敢行屢討流賊有功時議多右澤者灤
乃說大學士梁儲令為之地儲撫然曰晉溪我尚畏
之安得此言晉溪即瓊也灤復晉說儲許諾數日瓊
遣其屬儲洵持牒會灤窮核其事曰此宋覆轍事成

有顯擢與景川共此老秃翁何如潔正色曰公誤矣
大夫出使于外苟有利于國家專之可也澤與土魯
番檄固在豈宋屈已利戎比耶范仲淹嘗與元昊書
寧獨澤變起倉卒非陳李邊人且為魚肉柰何並罪
之公所得幾何乃助不義為謝王公母汚我使得罪
天下後世卒不署牒澤等得釋潔有力焉

江陵鬻權

景泰丙子順天鄉試劉文介儼呂文懿原主之大學
士陳循子英王文子倫下第二人為其子稱屈于

上欲罪儼等 上不從准其子會試明年二人以罪

死于戍文介名益起時張寧為禮科劾曰即令才而

屈猶不可况無實之爭何以服天下乞罰二人以為

小人無忌憚之戒言雖不行天下壯之嘉靖間翟鑾

二子登第時謂一鑾當道雙鳳齊鳴 肅皇內批云

鑾在朕左右二子才如軼轍亦不當並中鑾并二子

俱削籍去近張居正三子相繼登第二子俱鼎甲官

翰林其黨王篆朱璉之子皆竊科名方乳臭子應試

京省尚書巡撫以下皆日夕候其門入棘院御史為

之傳遞文字被褥几榻無異私家飲食絡繹應接不暇嘻其甚矣在間公道多壞惟此一事稍存籓羊乃為無耻小人廢壞殆盡其及于旣耳也昔宋人以貴胄不可先寒畯退沈文通進馮京為第一所以示天下至公也噫此事難望于今之人矣居正之覆轍可不鑒乎

譚啓肆貪

四川譚啓以查盤使者按晉陵時先都水公為令譚貪婪異常每縣索例金五百吏訪之各縣以白公公

曰吾索之家則家不能給索之官柰何以民膏血博一御史惟耶竟弗與譚遂憾公而陰拘庫吏王三網酷訊之使誣公贓王幾死張目呼曰令止飲武進一口水柰何誣之寧死吏毋死數萬生靈心遂斃于杖下譚啓乃羅幟他事劾奏公時耿楚侗以督學使者至首列公善狀極白之而御史陳公廷芝張公啓元亦交章言譚啓所論非是廷議直之會士民張學等數百餘人伏闕上書譚啓以舉劾不當落職州判而公事遂白

楊文公不入黨

楊文公在翰苑日有新幸近臣欲扳公入其黨因問語公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公正色答曰小人恥不仁不畏不義

經筵日講

我朝經筵日講非徒辨析經史為觀美也謂當旁及時務以匡不逮而近世面奏惟兩人嘉靖甲申修撰呂柟言五月十二日獻陵忌辰是日講筵君臣不宜華服已丑夏祭酒陸深言講官講章不宜輔臣改操

使得自盡其愚因以觀學術邪正呂未幾以論禮謫解州判官陸竟以此謫延平同知

無口歎

李文靖為相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公為無口歎公笑曰吾居政府無長才但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補國耳今國家防制纖悉密若凝脂苟循所陳一一行之則所傷實多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於民耶

機警

趙南仲蔡父方寧宗時為荆湖制置使蔡每聞警報
與諸將皆出遇敵輒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
盡先故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賞將士息不償勞軍
欲為變蔡時年十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
別有賞賚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

張公虛名

張公詠布衣時希夷先生一見奇之公曰願分華山
一半席可乎先生曰於公固可及別去贈以毫楮公
解其意曰是將嬰我以世務後果登第名動天下將

赴劍南有詩寄先生云性愚不肯林泉住別有清流
擬致君今日星馳劍南去回頭慙愧華山雲及還又
寄詩云兒童不慣錦衣榮見我東歸夾路迎不免隔
谿高士笑天真喪盡得虛名

優禮詞臣

韋綬在翰林德宗嘗至其苑韋妃從幸會綬方寢學
士鄭絀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值大寒帝以妃蜀纈袍
覆而去

宋學士王珪召對藥珠殿設紫花墩命坐珪英宗挽

詩曾陪藻珠殿獨賜紫花墩紀此事

後漢尚書郎下筆為詔策出言為詔命其入直官供青縑白綾被或以錦緞為之給帷帳通中枕大官供食物餅餌及五熟果實之屬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給指使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護衣

余觀漢唐宋之隆禮儒臣若此德宗不過一中主耳其君臣相接之情猶可仰見近日經筵學士累歲不得一面可為寄慨

優孟歌

史記載孫叔敖優孟事甚詳按叔敖浮光期思縣人也費補之曰予得漢延熹中碑書是事微有不同云病甚臨卒時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負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為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即慷慨高歌涕泣數行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即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功而欲有賞必于潘國下濕境埆人所不貪遂封

潘卿而所載歌絕竒曰貪吏而可為而不可為廉吏而可為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味其語憤世嫉邪含思哀怨過于慟哭比之史記所書遠勝聽者安得不感動也

甬川厚弟

鄞張甬川文定公邦奇之父也文定為學憲時其廳

事僅二楹旁一楹乃叔之居也適叔有宿逋願售公買之倍其價將重構告于翁翁潛然淚下嘆曰吾想至日拆彼屋以豎我柱使其夫婦何以為情乎文定亦悟惻然對曰大人寬心兒當還之遽起取券翁止之曰毋吾計其銀已隨手償人去矣公曰兒知之但還彼券而已翁之孝友如此宜其篤生文定也余見近日一士大夫亦買其叔之屋值拆卸時叔已亡其孀尚擁衾泣瓦已落而露處矣孀悲號而出鄰人俱為感傷以此觀之其人之賢不肖何如哉

利中奇禍

洞庭山消夏灣蔣舉人屢試春官不第遂棄去效壘
斷之徒而充之居積取盈笑入骨髓不數年稱高貴
矣錢神作祟盜斯劫之鞭笞炮烙慘于官刑罄其所
有席捲而空盜喜過望于是縛牲載酒即以蔣氏之
物賽愿于小雷山神山在湖中斷岸數十里絕無民
居惟荒祠一區群盜乃舫舟其下悉登祭焉祭畢酣
飲大醉自恃邏兵莫能踪跡不虞舟人截纜以去揚
帆拔舵飄然長往矣盜醒覓舟不見時值嚴冬凍餒

之極駢首就斃無一存者夫蔣之積財誨盜盜之祈
福得禍舟人偃然而有之亦不知其何終也義外之
利意外之變相尋于無窮悲夫

鶴林玉露補卷之十八

武林謝天瑞起龍甫輯

古虞謝 偉廉甫甫校

異才難得

王端毅公恕嘗問曰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
蔡虛齋清對言是固有由也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未
盡其道下之人又幸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如生少
知章句訓詁人便舉而進之學宮矣未幾作經義甫
成篇便得補廩為當然矣又未幾作三場文字纔可

讀便迫迫期中舉中進士矣一中進士則官已到手
或無暇於學或自以為無用學矣其仕而能學者無
幾且又或有過時扞格之患蓋識見既淺踐履必薄
規為必粗非不謂俟其熟而食之者也况自幼入小
學而其所學者多非學做人之實事人才之不如古
者以此故雖有異質亦不能成異才公曰然

君子有三惜

山東右布政使夏公演嘗語客曰君子有三惜客曰
何也曰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

身一敗三可惜也客矍然避席曰名言也

節婦詩

莊定山賦曾節婦詩曰二十夫君棄妾身諸郎痴小
舅姑貧自傷薄命同衰葉不掃蛾眉嫁別人化日未
成猶有淚舞鸞雖在不驚塵鎖牕獨對東風樹歲歲
花開他自春羅一峯謂此詩苦心苦語可泣鬼神

富貴驕人之誦

長沙有朝士某者還鄉意氣滿盈賓至鼓吹喧闐里
中有執友來謁之朝士曰翁素好誦詩近日誦得何

詩執友曰近誦得孫鳳洲贈歐陽圭齋一詩甚有味
乃朗然誦之曰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夢見官樣面
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鼓鬧如雷朝士聞詩嘿然
明日賓至門庭寂然

謙受益

孫叔敖為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
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
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
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以貴而驕人者民

去之位以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
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
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意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
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知斯三者一生之能事
畢矣

老景

今日殘花昨日開為思年少坐成呆一頭白髮催將
去萬兩黃金買不回有藥駐顏都是妄無繩繫日重
堪哀此情莫與兒曹說直待兒曹自老來此姑蘓沈

石田啓南之詩也格律雖卑弱然摹寫衰老之景人不能道也

智囊

秦檜里子漢晁錯皆號智囊按檜里子秦惠王異母弟且死曰葬我必渭南章臺東後百年當有天子宫夾我墓及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若檜里子者真可謂智囊矣貽謀及其身後若合符節得以全其丘隴奇哉智乎而錯也為國攄智不能保其首領智安在哉

慈不掌兵

諺云慈不掌兵義不主財君子曰唯慈掌兵唯義主財論語曰仁者必有勇非慈何以掌兵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非義何以主財不慈掌兵賊也不義主財盜也

盛極者立見衰

火發外明者薪之盡也神知外見者朴之散也故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鬼神不可欺

江東有太守某者文雅風流頗著時名在郡二年遣
吏携數百金入京賂劉瑾求速遷苞苴既入矣越數
日劉瑾事敗伏誅太守亦以鑽刺落職初太守遣賂
入京也尋慮事不諧悔之乃禱紫姑仙以決疑紫姑
降筆曰幾樹甘棠種未成使君何事苦經營雷霆怒
擊冰山碎只恐錢神也不靈噫人之作偽行險而鬼
神之不可欺也如此哉

須留一寸地

昔人有言莫使滿帆風須留轉身地觀曹操空國而

伐吳符堅空國而伐晉皆是使盡滿帆風故一敗即
當稅駕無所

三字符

新昌有士人某者少年負氣藐然皎厲筮仕得岩邑
瀕行謁梁石門請教石門曰清慎勤乃居官三字符
也子力行之夫復何言士人曰雖然天德王道之要
獨不可聞乎石門微笑而荅之曰言忠信行篤敬天
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士人退而語人曰石門
議論平平耳越三年士人以不檢罷官歸里中語人

曰吾不敢再見石門先生

禪說可治心疾

昔鄺子元由翰林補外十年餘矣不得賜環嘗佗條
無聊遂成心疾每疾作輒昏憤如夢或發謔語有時
不作無異平時或曰真空寺有老僧不用符藥能治
心疾子元往叩之老僧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惱
生於妄想夫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
榮辱恩讐悲惟離合及種種間情此是過去妄想也
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却乃畏首畏尾三番四復猶

豫不決此是見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
如其願或期望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
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
是未來妄想也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
謂之幻心能昭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
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
安脚又曰相公貴恙亦原于水火不交何以故凡溺
愛治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
得治容或成宵寐之變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之

始綢繆染着皆銷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滋生可以上交于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綸職業不告勛勤禪家謂之事障二者之障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上炎可以下交于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子元如其言乃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予在汴臺聞子元道其詳且曰禪說可治心疾吾輩姑取節焉可也

毋為身後計

元人詠曹操疑塚詩云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計死即休何有遺機到丘隴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會須盡發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藏君屍陶南村曰此詩如鈇鉞塚間矣不然老瞞毛骨豈真葬七十二塚間哉奸雄欺人詩家又墮其計吾恐老瞞之鬼揶揄矣觀元人起輦轂之葬則老瞞之計豈若是淺淺哉

躁妄失言之戒

胡東洲提學兩浙時有士子某者不帥教懲以夏楚
明年其人狀元及第官翰苑東洲以述職至京師其
人設席款之以新得古歌窰盤盞行酒且曰此器世
所寶也但俗眼不識之耳其意蓋譏東洲往時不知
已也東洲曰以老夫觀之此器脆薄容易破綻終不
若良金美玉之器為可寶也其人深悔失言

三不職

楓山章先生懋擢福建按察僉事以考績赴部堅乞
致仕冢宰尹恭簡公旻慰留之辭益力恭簡詰之曰

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病如何可退先生對云古人正
色立朝某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某
之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請
舉一事退之足矣恭簡憮然驚嘆知其意決特為上
請從之時先生年僅四十一

因言可以知人

李西涯程篁墩少小時俱以神童被薦英廟親試之
對句曰螃蟹一身鱗甲程即應聲曰鳳凰遍體文章
上加稱賞時李尚伏地徐對曰蜘蛛滿腹經綸上遂

大異之曰是兒他日作宰相耶俱錫寶鏤而出后李
出入館閣四十年卒如聖語

司馬溫公像贊

錢與謙修撰初會試京師謁西涯學士時有以司馬
溫公像求涯翁贊者翁遂命與謙代作其中有拔茅
連茹公之在朝青苗變法公之在野公之再起是為
元祐公之云亡是為靖康等語翁太加稱賞以為數
語該括宋家治亂殆盡為之延譽于謝方石諸公謂
有倫魁之才已而禮闈廷對果占首選

中貴有才術

國中凡三法司讞獄必命司禮中貴一人主之意必
正統以後之因罷也成化間黃賜嘗膺此命時陸公
瑜為司寇王恭毅公槩為廷尉二公名臣持論侃侃
初不因黃有所低昂有兄與人爭弟庇之因而致死
者法司奏當以死黃欲從未減二公持不可黃大言
曰同室之人鬪者尚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况其兄乎
正在矜疑之列二公無以應卒免死戍邊乃知宦官
攬權必其才術有動人主非特左右承順而已

嘲失職

弘治間仁和尹居官頗不職時獵者獲一虎士林中
阿諛者從而賀之詩以為治效有士人俞珩者作口
號嘲之曰虎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
若肯行仁政我自雙雙壯渡河至今舉為口實

倭國風景對

我朝國初時嘗欲征倭國彼遣使嚙哩嘛哈奉表乞
降上問倭國風俗如何嚙哩嘛哈以詩荅曰國比
中原國人同上國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甕

篤新酒金刀贈錦鱗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上
初欲罪其不恭徐乃賞之

削髮除煩惱

明天淵髯長數尺仕元為學士元亡削髮為僧改名
來復見心而其髯如故

太祖既有天下召至恠而問之曰汝不欲仕我而出
家為僧吾亦任汝然留鬚亦有說乎對曰削髮除煩
惱留鬚表丈夫上笑而遣之

漢高祖多飲二爵

南京歷代帝皇廟每年一祀帝皇之前皆一爵惟獻
漢高祖以三爵蓋因廟初成時

太祖臨祭禮畢復至高祖神位前笑謂曰劉君今日
廟中諸君當時皆有所憑藉以得天下惟朕與汝不
階尺土手提三尺致位天子比諸君尤為難事可共
多飲二爵至今遂為定制

昭君曲

奉詔事和親從容出禁宸緣知平國難猶勝奉君身
此山陰高貴明璧所作昭君曲也意亦新妙出人意

表

趙與票事元

胡元以夷狄入主中國此天地古今之一大變也使
天下之士苟有懷夷齊之心者則將甘心窮餓不食
其祿而沒世况為宋之宗室者乎趙與票者以宗室
為鄂州教授伯顏渡江詣軍門上書陳不嗜殺人可
以一天下且乞全其宗及伯顏入朝世祖問宋宗室
之賢者首以與票對召至京師幅巾深衣以見言宋
亡之故由誤用權奸辭旨激切世祖念之命為侍制

吁宋亡無商紂之惡元興無周武之仁或者援微子而律與惡謬矣罪與漢劉歆同科

戒子

遂初先生四明王叔載名厚戒子陞隲曰承家不在名位而在不失身敬身不在外貌表暴而在毋自欺讀書當貫古今處世必審進退其有同流合汙以為通矯時干譽以為高患得患失以終其身者吾所深惡非所望於汝也

能孝者能忠

方正學先生孝孺事建文君盡忠死節天下稱為忠臣然先生之孝人亦不可及也先生父愚庵先生克勤洪武初知濟寧府有誣以擅用倉中炭葦者被逮正學先生上書政府大臣願以身從軍贖父罪不報竟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愚庵正學復草疏將伏闕下訴之而愚庵沒于京師吁古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予於正學先生深有感焉

文武豈有種

唐來濟父護兒本隋驍將而濟以學行稱知政事時

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許敬宗曰護兒兒
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耶吁如敬宗奸邪而
其孫遠以忠節著則忠邪又豈有種耶

吊朱張詩

元朱清張瑄以通海運功致位萬戶世祖寵之詔賜
鈔印令自造行用自是富倍王室及事敗死於京有
僧以詩吊之曰既有胎兮福有基誰人識破這危機
酒酣吳地花方笑夢斷燕山草正肥敵國富來猶未
足全家破後始知非春風只有門前柳依舊舊雙燕

子飛

釣臺詩

古田張志道學士有題嚴陵釣臺詩云故人已棄赤
龍去君獨羊裘釣月明魯國高名懸宇宙漢家小吏
待公卿天回御榻星辰動人去空臺山水清我欲長
竿數千尺坐來東海看潮生張之意蓋以鴻飛冥冥
弋人何求名迹俱遠斯可也於結句見之

指天畫地

陸賈新語云世人不學詩書行仁義修聖人之道極

經義之深乃論不驗之語學不然之事指天畫地動
人以邪變驚人以奇恠吁此言道盡索隱行怪者之
情狀學務口耳者觀此亦可以自愧矣

勞心勞力

北史魏高祖子名皆恂愉悅懌崔光之子名皆勵昂
劼勉高祖曰朕兒傍有心卿兒傍有力答曰君子勞
心小人勞力帝大悅此見周文紀關隸錄然亦善于
應對者也

通家

今人稱故舊為通家按三國魏夏侯霸之入蜀邀夏
侯玄欲與之俱去不從及司馬懿薨中領軍高陽許
允謂玄曰無復憂矣玄嘆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
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卒與
李豐之難子元司馬師字也子上司馬昭字也通家
二字始見此

天墮塔詩

處州府城南十里有天墮塔宋祝頽題詩云山頂浮
圖壓巨鼇野僧平日謾心勞時人欲識天公意萬事

寧容險處高斯言也其為好險營身者設歟

鄉里輕重愛惡

干木隱而西河美李陵降而隴西慙此為鄉里之重
輕也魯肅大散財貨得鄉里忻心何曾凌駕人物鄉
里間疾之如讐此為鄉里之愛惡也吁君子顧自處
何如耳

所見不逮所聞

唐崔信明蹇亢以門望自負嘗矜其文謂過李百藥
議者不許揚州錄事參軍鄭世翼者亦驚俗數輕挑

性物遇信明江中謂曰聞公有落吳江冷之句願
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未終曰所見不
逮所聞投諸水引舟去錄此以儆吾輩凡所構之辭
章或未盡善不宜輕以示人取彼之侮戒之戒之

紀信詩

唐人題紀信墓詩云紀信生降為沛公草荒古塚卧
秋風不知青史緣何事却道蕭何第一功惜失其作
者姓名

俗語相反

世俗有着衣喫飯之語故東坡魯直遂有喫衣着飯
之戲東谷李之彥云諺有之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理
也近世豪家巨室威力使令逼人致死但捐財賄餌
血屬坦然無事至如人或逋負督迫取償必使投溺
自經然後已由是觀之乃是殺人還錢欠債償命東
谷之言非戲也真有所見

君子小人為學

君子小人皆能以學而自致其用君子為學格物致
知多識前言往行以行其致君澤民之心小人為學

記博而醜所以術其才以聳動其上而陰欲得志以
濟其奸邪如宋陳彭年儉壬巧佞與五鬼之列其君
非不知之也知之而不踈之何也抑以其才有以惑
上耳道山清話云大參陳彭年以博學強記受知定
陵允有問無不知者其在北門因便殿賜坐對甚從
容上因問墨智墨允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
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即令秘閣取此書既至彭年
令於第幾版尋檢果得之上極喜自是注念未幾執
政吁小人無才焉能動人主由是觀之則人主之德

在於別君子小人而進退不可為其才所惑也

韓魏公憂民

宋錢明逸父在禁林不滿意出為泰州居常怏怏不事事韓魏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吁魏公之言真宰相之言也然則近臣出補不以民事為心者豈非公之罪人乎

出韻不停思

宋國學正陳蒙輕財尚義家世清白一日有布衣持紙扇來謁上書云出韻不駐思蒙以酸字為韻令賦

梅花詩謁者輒應聲云影搖溪脚月猶冷香滿枝頭雪未乾只為傳家大清白致令生子亦辛酸蒙大悅歎其人而厚贈之

王葆敢言

宋秦檜嘗語司封郎中兼國子司業王葆曰檜欲告老如何葆曰此事不當問葆檜曰他人不敢言以公有直氣故問爾葆曰果欲告老不問親踈擇可任國家之事者使居相位誠天下生民之福檜默然吁檜之問奸也葆之對寔宰相之事也檜豈誠于求益者

哉葆可謂不失其正者也

陽虎曹操之言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而孟子引之以論為國曹操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而陸宣公引之以論賑撫曰寧人負我無我負人蓋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于富也而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操之所言乃奸雄之心志宣公反之則有帝王之氣象也

本朝不立宰相

高皇帝罷宰相官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

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 朝廷總之

祖訓有之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今大明律文官不許封公侯條內有云其生前出將入相不知何以用入相字

其主前出部入師不味何必用入師
全案或或令 大明新文官不指按公新新內或云
近亦奏請贈王香文海報日明報以奏報以入
財信有之必新子新新皇帝知無不指以新師日
李軍衙門公野天下無怒 陳其德之

鶴林玉露補卷十九

武林謝天瑞起龍甫輯
古虞謝 偉 薦甫甫校

為將三忘

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
援桴鼓之急則忘其身此為將之三忘也當遵之

入保不戰

李牧守邊每匈奴入寇輒入保不戰如此數歲一旦
出兵大破匈奴威震漠北此正老子所謂大國以下

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又曰欲上
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此示弱制強意
和戰無定議

昔管仲語齊桓公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
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能任而不能信害霸也
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夫知人能信任之而參
以小人猶足以害霸况于為天下而欲建中興之業
乎方靖康之初淵聖皇帝慨然有圖治之意而金人
退師之後漸謂無事是非雜揉且和且戰初無定議

如臣者徒以愚直好論事為衆人不容于朝使總兵
于外而又使之不得節制諸將自度不足以任責乞
身以退而讒譖竄逐必欲殺之而後已吁豈終濟哉

選將相貌

李勣臨事選將必嘗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或問其
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此論亦是

公相媪相

蔡京童貫內外相倚為奸人稱京為公相貫為媪相

著女論語

唐尚宮宋若昭世以儒聞父廷芬生五女皆警慧善屬文長若莘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莘昭文尤高皆性潔素不願歸人欲以學名家家亦不欲與鄉凡裔為姻對聽其學若莘誨諸妹若嚴師著女論語十篇以韋文宣君代孔子曹大家等為顏冉推明婦道所宜若昭又為傳申釋之此女中之英世難並得

暮夜辭幸

元順帝后弘吉刺氏嘗從帝時巡上京次中道帝遣內官傳旨欲臨幸后辭曰暮夜非至尊往來之時內官往復再三竟拒不納帝益賢之

首並中書

國家之制革中書陞六部初亦疑之謂自古豈有無宰相而能致理者及觀宋南渡專任賊檜以殺忠良其後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相繼盜政羣小又從而附和之日入于敗亡而不知特非以權重故耶則今日去之不為過也若言定官制無逾于我祖之聖斷

奏革官妓

國初于京師嘗建妓館六樓於聚寶門外以宿商賈

雖法度嚴密然有官妓諸司每退朝相率飲於妓樓
詠歌侑酒以謀斯頌之惟以朝無禁令故也厥後漫
至淫放解帶盤薄牙牌累累懸于窓榻竟日誼叟政
多廢弛自中丞顧公佐始奏革之故挾妓宿娼者有
律耳初則恃貌而藐法紀者有之今也則不然

梲木漫葬

歷代送終之禮至始皇為甚侈窮天下之力以崇山
墳傾天下之財以滿藏郭盡后宮之女以殉埋葬墳
土未乾而國丘虛矣其他如漢唐宋陵寢埋殉貨物

亦多漢用即位之年上供錢帛之半其後變亂多遭
發掘形體暴露非徒無益蓋有損焉元朝官裏用梲
木二片鑿空其中類人形小合為棺置遺體其中加
髮漆畢則以黃金為圈三圈定送至其直北園寢之
地深埋之則用萬馬蹴平俟草青方解嚴則已漫同
平坡無復考誌遺跡豈復有發掘暴露之患哉誠曠
古所無之典也夫葬以安遺體遺體既安多費以殉
何益更以人為從者不明之甚也痛哉

天子節儉

嘗謂尚衣縫人云上近體衣俱松江三梭布所製本朝家法如此太廟紅紵絲拜裯立脚處乃紅布其品節又如此今富貴家僣達子弟乃有以紵絲綾段為視者其暴殄過分亦已甚矣恬不知警可恠哉

非其所藏

魏文侯御廩災群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終不弔而入賀文侯問之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之四海之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天災此儕不亦善乎文侯喜之曰善今人則不敢言

賈相打量

宋樞密文及翁嘗詠一雪調乃百字令其詞云沒巴沒鼻霎時間做出謾天謾地不問高低并上下平白都教一例鼓弄滕六招邀弄二只恁施威勢識他不破至今道是祥瑞最是戴帛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挨上門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元是我的此蓋譏賈相之打量也評論得極有深味

獻籠燈錦

文彥博入相因張貴妃也貴妃父堯封嘗為彥博父
洎門客貴妃認彥博為伯父又欲士大夫為助於是
誘進彥博彥博知成都貴妃以近上元令織異色錦
彥博遂令工人織金線燈籠載蓮花中為錦紋又為
秋遷以備寒食貴妃始衣之上驚曰何處有此錦妃
正色曰昨令成都文彥博織來以嘗與妾父有舊然
妾安能使之蓋彥博奉陛下耳上色怡自爾屬意彥
博彥博自成都歸不久叅知政事貝州王則叛朝廷
以明鑄往取之賊將破上以近京甚憂之一日宮中

語曰執政大臣無一人為國家了事者日日上殿無
有取賊意何益貴妃密令人語彥博明日上殿乞身
往破賊上大喜以彥博任統軍至則鑄已破賊擒矣
捷書至遂就路拜彥博同平章事後因監察御史唐
介拜疏召彥博殿上面條奇錦事數件質於上皆實
事彥博守本官出知許州明年上元中官有詩曰無
人更進燈籠錦紅粉官中憶佞臣上聞此句亦笑

香炬錦茵

秦檜當國四方餽遺日至方滋德帥廣東為蠟炬以

衆香實其中遣駛卒持詣相府厚遺主藏吏期必達
吏使俟命一日宴客吏曰燭盡適廣東方經略送燭
一掩未敢啓乃取而用之俄而異香滿坐察之則自
燭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四十九呼駛問
故則曰經略專造此燭供獻僅五十條既成恐不嘉
試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大喜以為奉已之專也
待方益厚鄭仲為蜀宣撫格天閣畢工鄭書適至遺
錦地衣一鋪秦命鋪閣上廣狹無尺寸差秦默然不
樂鄭竟失志至于得罪二公為計同一以見疑一以

見厚固有幸不幸要不若居正之無悔吝也

兵不可廢

夫兵之不可廢譬水火焉不善用之則為旣是故怒
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
下雖然無事而好玩弄亦所不宜

長生軍

漢唐宋兵制皆取兵於民壯則入伍老則放歸即三
代寓兵于農之遺制也本朝軍伍皆謫發罪人充之
使子孫世世執役謂之長生軍且謫發之地遠者萬

里或數千里近者千餘里南北易調非其土性難以
自存是以死傷逃竄者十常八九行伍實數能幾何
人况有罪謫發者率皆奸民善于作弊無惑乎行伍
之日耗也在京惟府軍前衛幼軍皆止終其身與前
代兵制暗合旗手衛有等軍士永樂間奉有不逃止
終本身逃者子孫勾補之旨寧老死行伍無一人逃
者府軍前衛幼軍舊亦多逃近比旗手之例著為常
令故今亦無逃者蓋逃者特為身謀其不敢逃者為
子孫謀也使當時議兵制者以前代之制為主而以
此法繩之則隱匿脫漏之弊固不能保其必無恐亦
不至今日之甚也

上稱好官

魏文靖公驥以直道自持不苟徇俗正統初任吏部
侍郎時中官王振怙寵而驕每出則雖部堂尊官亦
歛輿迴避一日相遇于崇文門不為避王銜之譖於
內衆為公危之忽一日上御便殿召吏部既至問
孰為侍郎驥且訊以近日曾有何事公慷慨言其故
且曰臣不材備位六卿臣不足惜朝廷名器可惜耳

溫旨慰之曰爾所言者是好官好官又布政使陳公
選道學名流成化中任河南按察司持憲公廉不畏
強禦時中官汪直司西廠調事能立中人禍直往河
南勾當公事藩臬悚息郊迎公不為禮俟其至盛服
自公署中道而入直不能堪詰責之公即密疏其專
擅罪疏入留中逮直歸 上問河南好官為誰直以
選對 上以疏示之二公風節頗相似至于所以培
植愛護之則 祖宗之恩至矣

滑稽而諫

有人畫一僧頂一冠一道士頂十冠一斲橋甲士與
民俱待渡立橋左右揭於墻壁者朝廷見之勅教坊
司叅究其意來說明日奏云僧頂冠有官無法道士
頂冠官多法亂軍民立斲橋皆過不得後法網從寬
亦滑稽而諫者

不可廢刑

黃帝有涿鹿之戰顓頊有共工之陳成湯有南巢之
伐故教皆不可廢于家刑罰不可損于國誅伐不可
偃於天下所謂刑罰者王政之始安可廢耶

百金求履

楚昭王出奔而亡其履使人求之以百金曰吾不忘其相從于患難之中也故論功而未及者皆不怨

殺二賢士

太公就封營丘東海上有居士昆弟二人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畊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無上之爵無君之祿不仕而食力頽不樂哉太公執而殺之或曰二子賢者殺之何也太公曰是昆弟議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

使也畊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于人是望不得賞罰勸禁也夫王者使臣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望孰與為君乎是以誅也國初立法褒中士大夫不為君用者必殺無赦意取諸此

九齡先覺

張九齡開元中為中書令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奏裨將安祿山頻失利送戮於京師九齡批曰襁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法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及到中書張九齡與語久之因奏戮之以

絕後患玄宗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之意設害忠
良更加官爵放歸本道至武德初玄宗在成都思九
齡先覺制贈司徒遣使就韶州致祭

總轄

元路州縣各立長官曰達魯花赤掌印信以總一府
一縣之治判署則用正官在府則總管在縣則縣尹
達魯花猶華言荷包上壓口捺子也亦由古言總轄
之比

網巾

太祖初有天下一夕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于燈
下結網巾問曰此何物耶對曰此網巾也用以裹之
頭上萬髮皆齊矣 太祖去明日朝罷有 旨詔神
樂觀昨夕結網巾道士以來至則命為道官仍命取
其網巾至今遂為定制蓋自元以前無此也

警戒諛說

治世君臣警戒之辭多衰世君臣諛說之辭多

父母尊嚴

易家人彖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趙氏曰父

義母慈母何以亦稱嚴君焉蓋母之不嚴家之蠹也
瀆上下之分庇子弟之過地內外之別嫚帷薄之儀
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必父母尊嚴內外齊肅然後
父尊子卑兄弟恭夫制婦聽各盡其道而後家道
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父母不賢而子則賢

朱子註載馳宣姜生衛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衛
壽子以此觀之則人生自有秉彜不係氣類慶源輔
氏曰宣公宣姜之惡極矣而其子如壽如文公其女

如許穆夫人宋桓夫人則皆賢德如是是何所觀法
哉亦自強于為善耳以是知人能自強於善則惡人
不能污邪世不能亂也

子死不憂

魏人有東門吳者年四十有一子喪之而不憂其相
識曰公之愛子也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
吳曰吾嘗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向日無子同
吾何憂焉與得之不得有命存焉意相合

積財必破

唐盧坦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召坦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盡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于人黃驚其言自是遇坦厚此論極是故錄之

父兄賢而子弟不賢

文文山死宋而其弟璧號文溪者附元當時有詩云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迨元皇慶中丞相子陞仕為集

賢學士奉使贛州道卒時有挽之者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由是言之天下是非之顯然者在當時固已定矣初無俟于百年也先是丞相子道生佛生皆流離中死亡治命以陞為後按陞為璧之子則陞之失其本心者有自矣

妻戒驕矜

晏嬰相齊出其御之妻從門間窺其夫秉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故妻曰晏子身不滿六尺相齊君名顯諸侯今觀其出志

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身長七尺為人僕御觀
子之意自以為足是以求去其夫後自抑損晏子怪
而問之以實對晏子乃薦其御為大夫以其妻為舍
婦其妻之言至理也晏嬰之薦以其能遷善也

婢承恩封

楊文貞公在內閣時夫人已下世惟一侍婢巾櫛而
已一日中宮有喜慶文武大臣命婦皆朝賀后聞公
無命婦令左右召其婢至則諸命婦已退矣太后見
其貌既不揚衣復儉陋命妃嬪重為梳整易內製首

飾衣服而遣之且笑云此回楊先生不能認矣翌日
命所司如制封之不為例其眷遇之隆如此聞此即
南京太常少卿導之母也導字叔簡能詩文善談論
以尚寶卿陞是官云

忠臣二女

文皇入正大統擒鉉至殺之其家屬發教坊司為樂
婦鉉有二女入教坊司數月終不受辱有問官至二
女獻以詩 文皇曰彼終不屈乎乃赦出之皆適士
人長女詩曰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關心對落花舊

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鬢半綰臨粧鏡
兩淚空流濕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尊前重與訴琵琶
其妹有詩曰骨肉相殘產業荒一身何忍去歸娼
淚垂玉筍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覽鏡自憐傾國
色向人休學倚門粧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劉郎勝
阮郎曩立此法凡獲罪之婦女或入官為奴或發入
教坊設或二女甘於淪落則朝三暮四未免有老大
無依之悲矣

惠足以感人

楚師伐宋師人多寒楚子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
挾纊楚子不能使人皆挾纊而三軍為之煖煖其言
也楚人有饋罽醪者楚莊王投之於河令將士迎流
而飲之三軍皆醉楚莊王不能使河為醪而三軍為
之醉醉其賜也然則虛言詭賜亦足以感士也士非
虛詭所能感也楚子與心於此盖有不費而惠者矣

民牧之喻

漢卜式當武帝時上書願輸其家半助邊不報後上
思式言召拜為中郎式辭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

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襦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
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
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群上以式為奇拜為緱氏
令試之緱民便之式在漢廷本無奇節而其言有契
先哲若此見奇於上夫豈不宜縣令固不足盡其能
也今士大夫言及式多羞其所為考其治民有如式
之牧羊者幾人孟子曰今有愛人之牛羊而為之牧
者則必為之求粟與芻矣求粟與芻而不得則反諸
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嗚呼今之人豈惟不知

為求粟與芻將并其粟與芻而竊之斯民柰之何其
不重厄也者幾希斯可為民牧之諭

諱疾忌醫

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腠理不治
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
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
疾在血脈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
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腹胃不治將深
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

桓公而退走桓公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如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在骨髓雖司命無柰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太史公曰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早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桓侯豈非周子所謂諱疾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者哉蘇軾告其君曰言之於無事之世者易以有所改為而常患于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言而常患于不及改為此

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嗚呼此桓侯扁鵲之事也

戒無益之禱

趙飛燕讒班婕妤好好呪詛於成帝婕妤曰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理明辭辯深足感人范滂繫獄吏俾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詞語與婕妤類後人達此可以廢無益之禱祀矣即夫子曰丘之禱久矣之意吾儕當明此理可也

求名不如遠害

宋建平王宏子景素在蕃甚得人心而謗聲日積當廢帝時深懷憂懼嘗與故吏劉璉獨處曲臺有鵲集於承塵上飛鳴相逐景素泫然曰若斯鳥者遊則參于風煙之上止則飲于林木之下饑則啄渴則飲形體無累於物得失不關於心一何樂哉後景素續謀舉兵竟為臺軍破斬之梁元帝世子方等嘗著論云吾嘗夢為魚因化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遠矣故魚鳥飛浮任

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在掌握舉首懼觸搖足恐墜若使吾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爾

磨堯堅

賀若弼父敷為宇文護所忌臨刑謂弼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目引錐刺弼舌血出誠其慎口其後弼事隋竟不免以舌死然賀若弼之刺舌不及磨堯堅之緘口戒之哉

警矯名干譽

勝國許衡少時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

喟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所有而取之不可也人謂世亂此無主衡曰黎無主吾心獨無主乎宋魏拔之與人交嘉其善而救其失後進以禮來者苟有寸長必汲汲推挽成就之至哉或嘗其好名則感然曰使夫人而避此嫌為善之路絕矣元程思廉與人交有終始或有疾病死喪問遺賻恤往返數百里不憚勞仍為之經理家事撫視其子孫其家族尤盡息意好薦達人物或者以為好名思廉曰若避好名之譏人不復敢為善矣人當始終如一方可

多營謀不如耕方寸

鞏豐世以為高尚道人王子常侍郎嘗問以脩行之術鞏云非道亦非律又非虛空禪獨守一畝宅惟耕已心田又云以手捫胃欲心清淨以手上下歛氣升降又云常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快哉靖康之變不知所終此鞏之所謂高尚道人者也夫以嗜欲殺身貨財殺子孫舉世之通患以政事殺民雖能官有不自覺者以學術殺天下後世當時其有感于

王安石之事乎

盛極者衰之兆

天之將明必倏暗而後明火之將滅必燿明而始滅
花果木將死先一年必繁華而盛實其氣始脫惟人
事亦有之倏暗者非所憂倏明者不足喜盛之極者
衰之地也凡事須退一步方可為修身齊家之要道
求仁而得仁斯為君子

孔子孟子言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有蹈而死者矣
未有蹈仁而死者也然則人何苦而不為仁徐仲車

訓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而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
如此而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何不為君子
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猶可也鄉人榮之
父母欲之何不為君子其言足以砭愚孟子語曹交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服桀
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仲車訓諸生
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君子
未之有也言其所不善行其所不善思其所不善如此而不
為小人未之有也其言同意即所為自取之也

自脩其身

顏淵曰君子攻其惡毋攻人之惡子貢方人子曰夫我則不暇呂希哲有言君子攻其惡者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即不慊于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是以道亦云君子所以不言人之過者不謂口不臧否人亦不謂先自治而後治人也祇是自治為常恐自家身心有錯念念在此何暇更管別人耶

貪必受害

晉書翟莊少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

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去故先節其甚者夫貪餌吞鈞豈我哉時人以為名言物之貪者可以觀矣魚貪以死餌士貪以死祿凡言貪者廼喪身亡家之始

即古以鑑今

詩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孔子曰三人同行必有我師又曰明鏡所以見形往古所以知今賈誼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今已事可知也前車覆後車誠今轍迹可見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京房曰後世之視

今猶今之視古也杜牧之曰人不暇自哀而後又哀
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是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嗚
呼戒之哉

可否貴乎得宜

魯男子不納嫠婦謂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則可在
吾則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惠之可而孔子稱其
為善學惠者善其能自審也朱晦庵嘗誨門人言今
學者之病如學孔子便學微服過宋君命召不俟駕
見南子與佛肸召欲往之類有多少處不學却只學
此此是其不知魯男子之不可也

十病當去

黃山谷與洪龜父書云畧說人之常病有十種喜論
人之過不自訟其過嫉人之賢已見賢不思齊有過
不改而必文不稱事而增語與人計較曲直喜窺人
之私樂與不肖者遊好友其所教誡反已而思之若
一日去其一則十日亦盡去矣此言可深味

利者禍之胎

梁蕭允曰禍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

顧希武曰積財可以備患患亦生於多財與其因患
而積財孰若無財而無患皆名言也吁今人但知利
而不知害寧飽一時之慾焉顧後日之憂殊不知二
字相關毫釐不爽迷而不悟者多矣可慨也夫

鶴林玉露補卷十九

